

絲綢國貨



著者 美國 S.J. Stanislaus O.M.I. 司譯
譯述者 王 昌 社

給兒童們

真理學會 出

Catholic University
Dormitory Office
輔仁大學
齋務課

A. M. D. G.

EXHORTATIONES AD JUVENES.

Auctore: P. Stanislaw O.M.I.

Translator: Silvestro Wang



DELIGHTFUL GUIDE

for

Boys and Girls

Rev. S. J. by Stanislaus O.M.I.

Translated by Mr. Sylvester Wang

Nihil Obstat.
Sac. L. Fung

1st edition
June 1939.

Imprimatur
H. Valtorta
Vicar. Apost.

Nr. M-3.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6, Caine Road

HONG KONG.

目 次

留心起頭.....	一
隨波逐流的危險.....	一一
要做聖人有志氣的就能做到.....	一八
試金石.....	二四
習慣.....	二九
知行合一.....	三七
做一個正人.....	四二
我不算甚麼人.....	四八
真聰明真價值.....	五三
靈魂週圍的氣氛.....	六八
青年時代.....	七三

要做天主的執事.....	七八
彌撒聖祭.....	八〇
蘇聯的真面目.....	八三
魔鬼的得意話.....	八五

留心起頭

你們都知道那荷蘭孩子救幾村子人的故事吧。你們知道歐洲北部有一個荷蘭國，沿海一帶，地勢很低，有許多地方，比海面還要低，所以荷蘭人也像我國江浙等省沿海地方一樣，築起很高很厚的海塘，防海水沖入。但是海塘雖然築得極堅固，只要有了

一個漏洞，經不起海水沖刷，不用多大工夫，就會把這堤壩沖成一個大缺口，附近的田地，房屋，莊稼，牲畜，就會一齊被水淹沒，淹死的人，少則幾百，多則幾千，那是多麼可怕啊！所以荷蘭人對海塘，比我們還要注意。

這個孩子，大約只是十歲左右。一天，他沿着海塘走回家，



偶然看見塘上有一個小漏洞，海水正在漏進來。他一看見這光景，腦海裏便起了一種幻想——那可怕的水災。他幻想着自己的，和鄰近的各村莊，連人帶牲口，以至一切的東西，一下子就給海水沖沒。的確，從前有過這樣的災禍，他曾聽人家講過。現在他一想起來就覺得很害怕，不知道怎麼辦纔好。他想：跑到家裏，告訴父親吧，或者回到剛才來的那一家，叫他們來修補吧，只怕一來一去，要耽擱好一會工夫，趕不及搶救。他聽人家講過，知道一分鐘也耽誤不得，要是海水漏不停，石灰泥會逐漸鬆散出來，不久連石塊也會脫掉；石塊一脫掉，就開了個大缺口。這孩子年紀雖小，却知道要保這海壩不坍，必須趁早把這小小的漏洞，設法堵住。

這是他從小就記得的教訓——父母師長再三叮囑他的教訓——一見有漏洞，必須塞住——立刻塞住——一起頭就塞住。

那天，這孩子一夜沒有回家，家裏人非常着急。第二天，一清早，天還沒大亮，大家就出來找他。他們終於找到了，只見他一隻手裹着手帕子，塞在石縫裏，水一滴滴漏出來，却沖不進。他累極了，却還瞪着眼，掙扎着。

他早知道他們會來找他的，已經盼望一整晚了。但他知道他必須在這裏死守着，在這漏洞剛起頭的時候，必須不顧一切，把它堵住！

『留心起頭』，這真是極好的格言。假使你也像這荷蘭孩子一樣，把這格言嵌在你腦筋裏，牢牢記住，那麼，你以後做事總不會有什麼大過失。這句話，真是包括一切的格言，是我們一生行事的總秘訣。

比方你同人家比賽足球，一起頭就該注意，切勿等到下半場才發奮求贏，比賽一開場，就該看着勝利。

再比方你練習徑賽，加入賽跑的時候，你就該留心發腳得法；鎗聲一響，就拔腳飛跑，一點都差不得。參加徑賽的人，練習發腳起跑，要和練習跑步一樣注重。凡是徑賽健將，都知道發腳起跑，是極重要的事情。

不論在學校，家庭，或是在工廠裏做事，都是一樣：起頭弄錯了，那就越做越不對。譬如你做算學，或者記帳，起頭有一個數目弄錯了，就越算越不對；以後你無論怎樣留心，這個算學題，或是這篇帳目，總是算不對。又如你造房子，就該格外注意那打樁，立柱，上樑等初步工作，否則這座房子就永遠造不好，甚至非完全拆過再造不行。再如你到一處沒有去過的地方，第一，先該問明方向和路徑，假使走錯了路，還好，不過多累一點，多招些麻煩，還走得來，要是你差了方向，該往東的偏向了西，那就一輩子也走不到咧！

但看園丁種樹，不等樹長大了，才去修剪扶植，一起頭，就得留心培養：樹的生長一朝開始，他的工作也跟着同時開始。

幾時你們受了涼，中了暑，或者玩得太乏了，吃得太多了，就會傷風，發寒熱，或者頭痛，肚子痛，這些都是小毛病，只要醫得早，就沒有事。你們的父母，祖父母，一看見你們傷風咳嗽，有點不滿意，一起頭就着急啦，趕緊請醫生，給你們看病，教你們吃藥，決不會等毛病加重了才醫治的。他們知道孩子們有了病，一起頭就得趕快醫治，至多兩三天就好啦，不然，挨着一天重一天，小毛病就變成重病，越到後來越難治了。

你看，一座房子着了火，救火車便立刻開出來，救火的人馬上拖皮帶，開水管，把火澆滅，不讓它蔓延開。火勢要是很厲害，一時滅不來，他們就得把兩邊的房屋拆卸打倒，不讓火燒過去。他們一起頭就用全力控制火勢，如果稍為慢一點，把火勢放鬆

了，那就說不定要有幾千幾百間屋子被燒掉。他們很知道起頭火勢小，還容易撲滅，一會兒火勢大了，就不堪收拾啦！

所以緊要關口在起頭——每一次做課，每一回比賽，每逢出門行路，以至無論做甚麼事情，都該從頭好好做起。不拘甚麼，開端起始的時候總該格外留神，不可含糊過去。俗語說：『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正是這個意思。

假使你起了一種不良習慣——不拘那樣的惡習，比方胡說八道，說粗話，喜歡喝酒，吸捲烟等等——如果這習慣已經開了端，在這起頭時候，千萬你要小心哪！

你切勿挨着，等着。你看那荷蘭孩子是不肯等的，他不曾耗費時間，去找人來幫助。你也不要挨着哪！切勿挨到明朝，因為你挨得越長久，離開起頭就越遠了。在這開端的當兒，你得立刻止住！

也許你已經起了別的壞習慣，比方到不好的地方去玩耍，和不好的人來往，現在正在起頭時候，你就該立即停止，切勿挨着，讓這習慣越來越深。

諒必你們讀過有些人被判處死刑，拖到法場上去鎗斃，或是被判處無期徒刑，終身被監禁的故事了。這些人不是生來就壞的，他們一生的惡事，都是從頭做起的，這班犯法的男女，小時候，也曾進學堂讀書，像我們一樣，只是他們做一切事情，開始的時候，實在太不省心了，滿不在乎的隨意幹去，結果，這麼一開端，就漸漸變成了一片汪洋不堪收拾！

無論甚麼事情，起頭總是容易的，容易發動，也容易收束。抓住了最初的關頭，就可斷定將來會有怎樣的結局。起頭的時候，還在你自己手裏，你還能自己控制，到後來，你就不能了。所

以一起頭，你就該把握住，不要讓它脫離你的掌握。

你得把你的習慣，和你所有可以成爲壞習慣的行爲，省察一下，看看這裏頭有沒有甚麼不對，要是有，就在這初起的當兒，趁早加以遏止。

我們每次犯罪得罪天主，總先在明悟裏起意。這是由思想開始的，是一個意念。這意念，也許會改成行動，但起頭總是在明悟裏。所以我們要遏止開端，一起頭就得約束明悟。

世界上最不堪的罪行，起頭不過是一個簡單的意念，總不外是一個思想，一個願望，一種謀財害命，報仇雪恨，或是這一類的心願。

一切瀰天大罪，起初只是一個意念；惡念初起的時候，還不能加以遏止，把它剷除。要遏制罪惡，一起頭就該堵住罪惡的根源——就是在我們的明悟裏。

反過來，從正面入手也是一樣，你不妨查一查你的行爲，做

的事那幾件是好的，對的。也許你們有許多好習慣，比方整齊，清潔，待人和氣，作事忠實，信守時刻等等；這些都是好習慣，一起頭，你們就該牢牢抓住，不稍放鬆：最好還該發奮自勉，加倍努力，像賽跑一樣，在發腳起步的時候格外注意，一起頭，就拔腳飛奔，大踏步向前邁進。

如今在天堂上的大聖人，都得從頭做起。他們也做過初告解，初領聖體，也念過第一遍在天，亞物，參與過第一台彌撒聖祭；無論說句好話，做件善工，都有個起頭，便是修德行，立功勞，也都得有破題兒第一遭。

你們不拘做甚麼，總不能沒有起頭，這是誰都一樣。假使你們不起頭，一定甚麼都做不到。現在，不管你們有怎樣的光景，不論你們的習慣是怎樣，行為是怎樣，眼前做着些甚麼事——在讀書，寫字，還是在運動，游玩，或者在誦經，祈禱——你們每天，

每小時，不拘做着甚麼事，千萬看好這起頭，注意起頭的光景是怎樣，那麼結局就不會有錯失。

留心起頭，這是第一要事；要是好，就好好做去，極力做下去；要是不好，馬上停止進行。

隨波逐流的危險

你趁過外洋輪船，到過海洋嗎？這當兒，你在船上，四下裏一望，看見的只是無邊無際的汪洋大海，前後左右，四面八方，都是水。你試到船頭上，看看有沒有甚麼標記，使船向着這標記進行。你一定看不出東西南北；前後左右，全是一樣。再向下看看海水，你却看得出船正在向前行駛，而且行駛得很快。船老是這麼向前行駛着，一連行了好幾天，也許好幾星期，可是你所看見的，還是一樣，只是水。假如這船是要開到美國舊金山。你知道美國地方和我們中國一般大，海岸綫也一樣長，在幾千里的海岸上，碼頭港口不知有多少。這艘船從香港開出去，要在太平洋

行駛一個月；那時，只看見天和水，辨不出東西南北。可是這艘船不問白天黑夜，只顧向前行駛，一個月之後，就到了它的目的地舊金山啦。——不會行不到，而且也不會沿着海岸，飄來飄去，上上下下，去找尋海港的。這回它到舊金山，只是第一遭，却不是偶然找到，也不是胡亂猜測才到達的。

不！駕駛這艘船的人，不是胡亂猜測，胡亂行駛的。他們在香港開船的時候，便已知道該怎樣行駛了；他們知道只要留心駕駛，一個月以後，準會到舊金山。他們駕着這艘船，在那無邊無際，沒有一點兒蹤影的汪洋大海中，行駛了一個月，雖則遇到了驚風駭浪，驟雨大霧，却仍勇往直前，打起精神，不慌不忙，向着目的地前進。他們終於安然到達了舊金山，不曾繞得半個彎兒。可知這些駕駛員真不含糊啦。你們該知道這正是因為管着這艘的船主，舵師，大副，機師等，一起頭，就留心盡職，才有這樣

好結果。

船主按着航圖，憑羅盤定方向；舵師轉着舵輪，依照規定的方向前進；大副照管前面有沒有危險；機師照料發動機，調節快慢，留心出岔子；這些便是駕駛這艘船，引它到達目的地，完成航行的負責人員。

你想，假使他們忽略了他們的職務，結果該是怎樣呢？假使船主不看航圖，他就不知道航行的路線對不對啦！假使大副睡着了，不看好前面的光景，那麼船遇到了危險，就來不及避開啦。也許船給撞沉，一船的人就此送命啦！假使舵師不管好舵輪，船就要跟着海浪，飄蕩不定啦！假使機師不照料發動機，就得出岔子，把機器弄壞，船就像死了的一樣，行動不得啦！

假使這些人——船主，舵師，大副，機師，——一齊拋棄了他們的職務，走開不管，這艘船該怎樣？——這艘船就飄流得不知去向

！

你想，如果有人把我們扔在一艘沒人駕駛，任他飄流的海船上，那真教我們恐慌極啦！誰都不知道它要飄到那裏，料不到一會兒會有甚麼禍變發生。一會兒，起了風浪，這船就得在海面上顛來倒去，但憑風浪擺佈，給風吹到這裏，打到那裏；一會兒又起了霧，要躲也躲不開，推也推不動，要他停着，偏跳起來，衝開去。各樣的危險來了一個又一個，教我們提心吊胆，一分鐘不得安寧，更沒法救得自己。這船早晚要打翻，撞破，船上的人，早晚要遭難覆溺。而且他不但本身脫不了危險，還要害別的船遭難。凡是經過這裏的船，都有被他撞翻的危險。

飄流的船給風浪打到岸上的時候，總會撞得粉碎。凡是完好的船，從沒有飄流進港的，總是由船上的職員，各守本位，依着規定的航路，好好行駛到埠的。

如今，我們個個都像航行着的海船一樣在赶路。大家都一輩子行着同樣的路，向着同樣的目的地進發。可是我們的航路，却有一張簡明的航圖，畫得明明白白。這張航圖便是天主十誡，聖教會的規矩；同時，我們還有司鐸們給我們講道理，教訓我們，做我們沿路的標記。我們都有明悟，有常識，聽得懂這些教訓，能跟着學習，來認明白這條道路。我們的良心，監視着我們；幾時我們走得越出了正路，就提醒我們，教我們覺得走錯了。我們的意志，像發動機一樣，見我們做得好，做得對，就督促我們迎頭趕上；也像舵輪一樣，見我們走得不對，誤入歧途，或者要遇到危險，墮入陷阱，就教我們轉變方向，回歸正路。

我們的航路上，危險真多着咧。誘惑的波浪，壞朋友，或是惡勢力的潮流，起來打擊我們的這艘船——靈魂。犯罪的機會也像航綫上的暗礁一樣，到處隱伏着，有時候，懷疑愛悶，甚至快樂

的烟霧，要掩蔽那光照我們的燈塔和指引我們的海岸，使我們看不真切。我們必須各自守着本位，站定了；必須留神細看那航圖；必須睜開眼，看前面有無危險；必須看好發動機，不住加油漆火，不讓它慢下來；必須把定舵輪，不稍放手：要是不這樣，我們一定不免於飄流，在這世俗的汪洋大海中，隨波逐流，載浮載沉，老是那麼担驚受怕，以至於覆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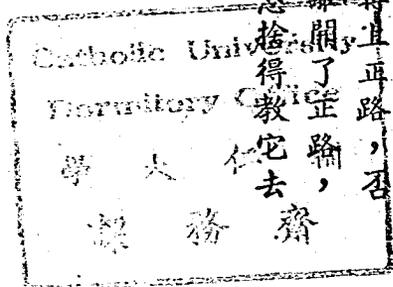
可是你的腦筋裏，該時常想着天主的聖意，否則你們雖有十誡四規的航圖，還是不中用的。一遇到犯罪的機會，你的良心便該發現，否則良心一埋沒，你就和睡着了一般，便是有危險，也不會發覺。假使你沒有堅強活潑的意志，懶得做好事，行善工，那麼，你的發動機就是停止了。假使你不能躲避犯罪和犯罪的機會，那是沒有人在把舵，你就成了飄流的海船啦。你就在這世俗上險惡的苦海中，流浪飄泊，不由自主地飄來飄去；不但你自己

有覆溺的危險，還教那碰到你的人遇到危險。

你想飄進港口嗎？這個機會真是絕無僅有的。結果，你的靈魂總得打成粉碎；也許那時候，已有許多靈魂撞着你，給你撞壞了。

一個飄流的靈魂，結果總要飄落到地獄裏。無論是你是我，或者我們中不拘是誰，惟有走正路，才能升天堂。有些人走錯了點兒，就走回來，有的，走錯了許多路，才回到正路，你也許會如此。不過你一知道走錯了，必須趕快走回來，再直再路，否則你越走越遠，越不容易回到正路了。一個人完全離開了正路，那真是危險極啦！你知道你的靈魂是多麼寶貴啊！怎捨得教它去冒險呢？

III. 32.



要做聖人有志氣的就能做到

有些人聽罷神父講道理，或者孩子們聽罷先生訓話，往往說：『噢！這些話果真很不差，可是我們要做聖人，總是辦不到啊！』這樣的話，諒必你也聽到過了，也許你自己也曾說過，想過。

『我們不能做聖人』——這句話，你且仔細想一想，仔細忖度一下，看有甚麼意義，再向自己問一問，這句話說得對不對；做聖人是不是真個辦不到？你是不是真個不能做聖人？你且不要管『我們』，只替自己答覆一下。你如果是要這樣答覆的話，只替你自己說：『我不能做聖人』，不要說：『我們不能做聖人』。至於我，在我未答覆之前，我還要你仔細想一想，秤一秤我的話的分量

，把我的答覆當作你的一般想。我的答覆是這樣：這裏，我們只有兩條路——無論你我，或是我們一衆人，都是一樣——中間的路是沒有的，我。我們能夠做聖人，否則我們就得下地獄。有一天，你得也得死，死了以後不是升天堂，便是下地獄。我們現在如果不走天堂的路，便是走地獄的路。

我們只有兩條路好走；不上天堂，便下地獄。你要是升天堂，你便是聖人；如果不是聖人，你就得下地獄。幾時你說：『要我做聖人那是辦不到的』，或者說『我不能做聖人』，這就是說：『我必得下地獄』。要是我是你，我就決不肯這樣說，也決不敢這樣說。

你的錯誤——也就是許多人的錯誤——是在你誤解了「聖人」兩個字。你以為做了聖人，就得眼望着地，一天到晚跑來跑去，念經默想；白天看聖書，半夜裏起來祈禱；守大齋，做補贖，不開口

同人講句話，板着臉，一笑也不笑。這便差了。果然，有許多人——男子或是婦女們——過着這樣的生活，一生祈禱默想，嚴齋克苦，修着極高的聖德。但天主不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過着這樣的生活。這些事，你非但不必樣樣全做到，即使做的少得多，也可以使你成爲聖人。

你想一想，連這你也做不到，那就可怪了，那你太對不起天主了！就算你不能够做大聖人，做小聖人總可能啊！

你喜歡玩足球嗎？不要緊，你能够做聖人。你歡喜游泳嗎？不妨事，游泳也能够做聖人。你和人賽跑，跑贏了，你能够做聖人，輸了，你也能够做聖人。你和人比賽拳擊，即使你一拳把那對手打倒了，你還是能够做聖人；就是你被他打倒了，你也依舊能够做聖人。

你如果做了國王，也能够做聖人——聖王已有過好幾個。做了鞋

匠，也能做聖人——也已有過好幾個。世界上不論是甚麼樣人，上自「公、侯、將相」、「下至」販夫、走卒，「都能做聖人，只有一樣該除外，就是不能做着聖人，同時又做着罪人。你得注意，你先做罪人後做聖人是可以的，却不能同時兼做。

話得說回來，歸到本題目，你必須做聖人，我也必須做聖人，不做就得下地獄。你沒有別條路可走，我也沒有別條路可走，誰都沒有別條路可走。

我們不必求純全，不染絲毫罪過，除了聖母外，聖人聖女們純潔無玷的一個也沒有。有幾位聖人，看來全像常人一樣，有時候，也要發脾氣。有的，不時要生氣，動怒；有的，不是常常好對付；有的，喜歡人家和他開玩笑，偶然也會和人開玩笑；有的，是富貴中人，做王侯；有的，是窮人，種田的農夫。有的非常聰明；有的十分愚笨，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識不得，寫不出。

聖教會列入聖品的聖人們，只要你想得出，各色各樣，應有盡有，——博學士，文學家，也有連話都講不通的；有地主，廠主，也有農人和工人；有的死了幾百年，有的死得不久。他們有一件事彼此相同，就是和天主做好朋友，換句話說，就是常常保有着天主的聖寵。

聖教會要我們做兩件事情，第一件，是不要犯罪，第二件，是做善工。不要犯罪，尤其是不可犯大罪，小罪雖則免不了，但是總該竭力遏止犯小罪的習慣；不可屢次故意犯小罪，弄得成了習慣。假使你不小心，犯了大罪，便該趕緊把它去掉。講到做善工，你每天能給人做的小事情不知有多少，你要是天天做幾件，就走上了修成聖德的道路。

你該設法做些最小的小事情，使人覺得更喜歡，減輕人家的憂苦，比方在電車裏，把座位讓給那無力站着的婦孺們，或是老

人們。街路上遇到了窮苦的老公公，或是老婆婆，即使你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他們，仍不妨向他們微笑招呼，表示你的好意。你對不拘甚麼人所有好意的表示，件件都是善工。一切善工可以歸結到一句話：『照顧別人』，你照這話做去，處處顧慮到別人，就對了。

假使你「不犯大罪，又知道顧慮到他人，那麼，你便是聖人了。

你切勿再說『我不能做聖人』，因為你說這句話，好像就是說『我下地獄』——這一定是不對的。

試金石

你知道金舖，銀樓，是買賣金子的，他們把金子收買進來，做成了各式各樣的首飾，再賣出去。也許你要想：金子是黃的，銅也是黃的，粗看有些看不出，夾金子的銅，更不容易分辨啦。金舖或是銀樓裏的掌櫃的，收買金子的時候，怎樣分出是金是銅，不至上當呢？

他們既然吃着這行飯，自然有方法——而且是極容易，極簡便的方法——來分辨出金子的真假，好壞。他們有一樣東西叫做「試金石」，也叫「辨金石」。幾時有人拿金子來賣給一家金舖，或是銀樓，掌櫃的只須把拿來的金子，向這試金石一磨，一擦，就知

道這是不是真金，當場可以辨出是金是銅，教做騙子的萬萬騙不了。這塊石頭只有拳頭大，天生來是一樣奇妙的好東西，不要說假充金子的黃銅，一擦就看出來，便是攪着一點兒銅的真金子，擦上去，也可以看出和純金不同樣。你看天主造的東西奇妙不奇妙！

天主還給我們造下一樣比試金石更奇妙，更有用的東西。這便是我們的明悟。人的明悟也像試金石一樣，能夠辨出真假，好壞；不過試金石辨的是金子，明悟辨的是我們的思想意念。你的明悟是這樣，我的也是這樣，不論那一個，都是這樣。

一個人要是沒有睡着，腦筋裏就會接連不斷地想這樣，想那樣——不論你坐着，立着，走着，玩着，看書，寫字，作工，休息，吃飯，講話，總之，不論在甚麼時候，只要你醒着，便有種種思想跟着起來，你要不想，也辦不到。

這些思想，也像首飾金器一樣：有真假，有好壞。好的，純潔的思想，是說得，做得的；真的，就是合理的思想，是應當做的。另一方面，那壞的，不潔的思想，是說不得，做不得的；假的，不合理的思想，是不應當做的。譬如給老弱有病的人讓座位，省下糖果錢救難民，這是好意念；孝敬父母，勸人愛國盡本份，做好事；這是應當做的意念。反之，那竊盜，邪淫，恨人，憎厭人，這是壞意念，說誑哄人，明知自己不對，却還強辯，不肯認錯，這是假話，假道理，更不應當做。

我們要辨明白思想的好壞，就得用我們的明悟：要用得像試金石一樣，好的把它留下，壞的就丟了，不要它。你的明悟一辨出你的念頭是壞主意，惡念頭，你的良心就會立刻告訴你，教你把它剷除，驅逐。這當兒，你該聽從你良心的督促，馬上把這惡念驅除，切勿游移耽擱，尋根究底，看它為甚是惡，究竟壞在那

裏：好比那試金石一見不是真金，就立刻顯出不是真金的顏色，告訴你這個要不得，不管它是全銅，還是夾銅，怎樣做成，究竟有幾分金子在裏頭。

我們也像金鋪裏的掌櫃，禁不得騙子拿假金子來混充一樣，禁不住要有千奇百怪的思想，可是我們要禁止不好的思想，在明悟裏留着，那總是辦得到的。有時候，我們聽得了一句話，看見了一個人，一本書，一幅畫，或者看見人做了甚麼事，過後，禁不住要想起來。可是我們一有了不好的思想，就得趕走它，不該讓它停留。要是知道它不好，還是故意去想它，那就是我們的不是了。因為念頭來不來，不由我們作主，可是要不要它在腦筋裏留着，全憑我們自己決定。

無論你腦筋裏來了甚麼思想，天主却不怪你，可是如果你讓壞念頭留着，天主就要責備你了。所以你該把它馬上趕出去，來

一個，趕一個：一來就趕出，一回也不放過。趕慣了，就不會再來啦。

習 慣

甚麼叫做習慣？你不妨想一想，你有甚麼習慣，不論是好習慣，或是壞習慣。你且仔細想一想，便知道習慣是甚麼了。這是一種嗜好，一種傾向——也可以說是一種感覺——教你幾次三番做着同樣的事情，做了一遍又一遍，做了不知有多少次數。說得簡單點，習慣是屢次做着一件事情的傾向，做慣了，竟非做不可。

我要你們注意的是：習慣是在你們的心裏，在你們的意志上。假使這是一種多說話，說謊話，或是說實話的習慣，這習慣不在你們的舌頭上；假使你們上學，有早到或是遲到的習慣，這習慣不是在你們的腳上。假使你們喜歡整齊清潔，或者不喜歡整齊

清潔，這習慣不在你們的身上手。如果你們有了這種種的習慣，這都是在你們的意志上；假使習慣不是在你們心裏，就不能算是習慣。

你想到過習慣怎樣綑住我們嗎？你要是有了甚麼習慣，不妨試試把它改變一下，便知道不拘甚麼習慣，要把它改變，的確是極煩難啦！這就教你明白習慣怎樣綑住你了。當然，誰都是這樣。

你再想一想，你所認識各色各樣的人，不論在家裏學校裏，或者不拘在甚麼地方認得的。有些人是溫和，安靜，可愛的，有些人却是粗魯，喧鬧，「百不經心」的。這些人看來都差不多，惟有他們不同的習慣，才教他們有了分別。一個人態度溫和，是出於習慣，粗魯，也是出於習慣；嘮嘮叨叨，老是不滿意，是出於習慣，不聲不響，一味忍耐，也是出於習慣；安靜，喧鬧，全都

是習慣。總之，我是這樣的人，你是那樣的人，都是因着我們的習慣而不同的。

一個人品格好，是因着他的習慣才好；性情惡劣，也是因着他的習慣才惡劣。把你的習慣合併起來，就成了你的品性。

現在，我們要說到那緊要關頭了。我的習慣在誰手裏？你的習慣在誰手裏？誰造成了我的習慣？除了我自己還有誰？誰造成了你的習慣？除了你自己還有誰？你我的習慣，都是你我自己造成的。

儘管全世界一眾人跪下為我祈禱，父母師長儘管勸告我，教誨我，儘管希望我有好習慣，養成好品格；但是我是不發動，不起頭，他們有甚麼辦法呢？你的父母師長等，和其他一切的人，儘管教訓你，勸告你，央求你，要你養成好習慣，然而這有甚麼用？做不做，還在你手裏。除非我自己做，誰也不能在我身上

造成一點兒習慣，這在你，也是一樣，世界上誰都是一樣。

我們的習慣，不論好歹，都是我們自己揀選的。世界上只有你自己才能養成你的習慣，養成你的品格。

要養成一個好習慣，或是壞習慣，這個容易。不拘好壞，習慣一成功，要打破雖是可能的，却不是這麼容易了。如果我們要養成一種習慣，只須把這件事先做起來。起初，覺得有點不容易，但只管做下去。第二次，做起來，就比較容易一點了，第三次，更容易了。到了第四次，做起來，就覺得省力了，以後五次，六次……越做越容易，越省力了。等到你把這件事從表面的行動，改進到心裏的感覺，意志上的傾向，有了嗜好時，這習慣便養成了。到了那時候，這件事要你做，很容易；要你不做，却難了。所以，你要養成習慣，只須做起頭。同樣，如果你要打破一種習慣，不管好壞，你得停止不再做。到下一次，你覺得短少了甚

麼似的，只想去做這件事時，却不要做——無論如何，不要做，寧死也不再。沒有第一次，就不會有第二次。熬過這第一次，是最大的難關。第二次也許依舊很難，却總比第一次容易；第三次更好熬了。以後，四次，五次……越住後，越發好熬了，等到你心裏不覺得難受，不再想做時，這習慣便改除了。這不論是好習慣，或是壞習慣，都是一樣。

我們因為受着原罪的帶累，總覺得容易做不好，不容易做好，因此，養成好習慣要比養成壞習慣難，打破好習慣，也要比破除壞習慣容易。然而即使我們的本性是這麼軟弱，做好做壞，總由得我們自己作主。只要我們成了習慣，就有了堅強的把握。

諒必你也聽見過，犯着惡習的人，是那麼受苦，你也許你認識的親戚，朋友，隣居中，有喜歡賭錢，或是抽鴉片烟，成了嗜好的。這真是一切壞習慣中最壞最有害的惡習了。你看那愛賭的

，把錢輸完了，就借債，賣家產，作弊，停生意；假使他還要賭，早晚輸個精光，就誰都不理他，只得做乞丐，或者自殺，落地獄；要是他交了壞朋友，就索性做壞人：私用公款，詐取財物，甚至做賊，做強盜，結果坐長監，遭鎗斃。再如一個好好的青年，吸鴉片烟上了癮，懶得甚麼生意也不想做；一旦吃盡當光，還不戒，就連賣兒女也捨得，再不然，詐欺，竊盜，甚麼不要臉的事也做得出；癮大了，更進一步，吃毒品（嗎啡、海洛因）明知道這東西吃了三四年就得死，也顧不得，自情自願向地獄走！哎喲！惡習慣的結果多麼可怕啊！一個人犯了這種惡習慣，嗜好越深越難戒，就連名譽，財產，事業，位置，身家性命，都不要了，情願一輩子做着它的奴隸，不得出頭。然而這種人不是沒救的，只要他立定志向，拚命戒除，起頭果然苦，往後却快樂。習慣嗜好是人自己養成的，好比養着一隻小老虎，養大了來傷害自己。

只要人一朝覺悟，毅然決然趁早除了它就不會受害啦。

我在前面說過，要好要壞，全憑我們自己作主；習慣的好壞，我們儘可以隨意選擇。我們能夠把所有好習慣繼續進行，再練幾樣好習慣，努力養成，把所有壞習慣，一齊革除。反之，我們也能把所有壞習慣繼續做去，好習慣停止進行。換句話說，我們能隨意造成那種品格，隨意做好人，或是做壞人，做得教人喜歡，或者惹人憎厭。這個全憑我們自己選擇！禍福善惡，都由我們自取。因此，你現在正在養成那種習慣，或者要養成那種習慣，這件事，的確值得你注意。你想這話對不對？

這一點，你也得記着：聖人們是因着他們的習慣，纔得升天堂的，惡人們也是因着他們的習慣，纔下地獄的。想一想你所知道的聖人，再想一想你所聽到的惡人。聖人和惡人，他們起初都處於同等地位。到了能夠運用理智的時候，聖人便養成了許多好

習慣，惡人却養成了許多壞習慣。如果你養的是壞習慣，就等於養着你自己的仇敵；今世和來世的仇敵；你要是養成了好習慣，那便是你生前死後，到處照顧你的好朋友。

知行合一

你讀過要理問答，諒必知道做教友的本分，和每天的功課了，知道其中每一句，每一字的解釋了。

熟悉聖教要理，那當然是件好事情，能夠懂得透澈，那是更好了。這不是說你讀熟了要理問答，像鸚哥一樣背得出，就算好，却是要懂得其中的意義，像有明悟，會思想的人，懂得清清楚楚，才好。

可是讀得熟，懂得清楚還不夠，還有一件事；要比這兩樣好得多，也要緊得多，這便是「實行」，是照着這些道理做。你只知道「一天的功課該怎樣做起頭？」還不夠，最要緊的問題是：「你

確曾這樣做着嗎？」今天早晨，你一醒來，就畫十字嗎？念過「耶穌聖心，我因瑪利亞無玷之心，將我今日祈禱事功，神形困苦，全獻於爾……」嗎？幾時你有機會，有工夫，到堂裏去參與聖祭嗎？早晚課，你念嗎？

你只知道而不做，救不得你的靈魂。假使你盡好教友的本分，做好教友的功課，你一定能升天堂。這不是說不知道沒關係。天主造我們，原是要我們認識他的，這就是說，要我們先盡心學習聖教會各樣的要理。但天主也要我們奉事他！要我們學習，推想，知道怎樣才教他喜歡，却更要我們照着做，要我們「知行合一」。

我們一路學習該做的事情，知道得越多，我們的本分就越見得加重，越該把所知道的本分一一實行。你單單知道，不能教你升天堂，必須照着做，才行。

天堂上有好些聖人們，世界上也有好些聖人們，他們不知道我們現在討論着的各問題——這不是他們的過失——可是我們所講的事情，他們却一一做過了。比方我們如今講着「七件形哀矜」大家都知道這是從古經「多俾亞傳」採取材料的。多俾亞是古教時代的聖人，所謂「七件形哀矜」，不過是他所做各樣事情的一張清單。我想假使有人問多俾亞，七件形哀矜是甚麼？他一定不會知道得像你一樣清楚，實在，我想也許他完全答不出。可是只因他做了這些事情，現在他在天堂上啦。他即使答不出，也不會失掉了天堂的名分。

幾時我們到天主台前聽審判——不論你，我，或是誰，總有一天要受審判，都逃不了——天主不會考我們要理懂不懂。吾主耶穌親自教訓過：將來他領善人們升天堂，要對他們說：『因為你們照顧了我那小兄弟中最小的一個，猶如照顧了我一般』。也要對

那罰他們下地獄的惡人們說：『因為你們沒有這樣做』。

你們記着：我不是說不知道沒有關係，因為你如果有機會學習，却不肯學，這樣的不知道是有罪的。可是我們知道得越多，該做的事情也越多，我們就越發必須照着做。照我們所知道的，一一實行。

我們不該學完了全部要理，知道該做些甚麼事，就算滿足了。這就好比飄流的海船，實在太浮泛啦。我們必須開足了發動機，打起精神，努力做事。

那全不知道聖教要理的生番，升天堂的機會，却要比那最有學問，明白各端道理，却不肯實行的教友好一點。

你要是有功夫，不妨仔細想一想，做一張收支對照表，算一算你的「知」和「行」是不是相等。你可以把你所知道的要理記在這一邊，再把你所有依照這些道理實行的事，放在那一邊。你得記

着將來天主審判你的時候，不是「看你所知道的有多少」，却要「看你所做過的有多少。」

做一個正人

現在政府要定一種優待小學教師的辦法，來鼓勵他們終身從事小學教育。比方教你的先生從二十歲起做教師，到了六十歲就可以領得一筆養老金，告老休退。他教書教到六十歲，便已盡了四十年本分，在這四十年中，他得天天按時上課，寫黑板，改課卷，管雜務，教誨許多小學生，整天在學校裏講着，寫着，照顧着許多兒童們；一天到晚，忙個不了。

你想，他每年換一班學生教授——也許一年換兩班——每班學生至少六七十，多則百幾十，四十年中經他教過的總有兩三千。他一生盡心竭力教誨着這些孩子們，大大小小的學生個個都得照顧

到。費的心血真不少啊！

假使這兩三千個小學生將來個個都出了名，做了大人物，有的做軍長，師長，有的做省主席，部長，廳長，有的做大文豪，大藝術家；報紙上不時提着他們的名字，過了一二十年，便有人給他們立銅像，造紀念碑；你想這位先生可算是了不得嗎？諒你總是這麼想，而且還有許多人也要以為這位先生的功勞真不少，真是有面子。

現在我要告訴你們幾句話，這些話也許你們聽了要詫異，掃興，可是這却是千真萬確，再明白沒有，再真沒有的真情實理。這位小學教師一生教誨過的兩三千小學生，儘管個個出了名，個個做了大人物，然而他的一生心血依然可以是白費了，他四十年的辛苦依然可以是徒勞無功，他所有教育的志願依舊可以「悉成泡影」！

他可以造就他的兒童們成爲兩三千名人，要人，却仍絲毫沒有收穫。他們的名字儘管「家喻戶曉」，姓氏「立碑刻石」；然而他一輩子的工作，依然可以是失敗了。

但是，這兩三千小學生中，只要有一個孩子，因爲聽了先生說過的話，而僅免了一個罪，不曾犯得；假使有過這麼一件事——只要有一件就夠——這位先生一生的勞苦，就有了功，得到了完全的成功。再進一步講，假使有一個孩子，因爲先生曾經說起過，做了一件——只是一件——小善工，比方爲耶穌給要飯的一杯水，那麼，這個孩子，和這件好事，就教這先生的心血沒有白費；辛苦了一輩子，總算值得。

也許天主的意思，是要這位先生四十年來，「孜孜不倦」的教誨，造就一個兒童，使他做成個比較好一點的人。這就是說天主不要他造就兩三千偉人，名人，却要他訓導一個兒童使成一個好

人。

假使你將來做了偉人名人，你可以表現出你教師的一些工作，一些感應力，可是你要是做了好人，那你所表現的就偉大得多啦。

為了給你自己，給你的教師，母校，給你的家庭爭光榮，爭體面起見，你要是做得到，儘不妨做偉人，名人，做大官，做博學士，但為了你的靈魂的永遠福澤起見，你總得做個頂天立地的正人。

做正人——要有做人的正氣，有不顧一切，依着正義做事的決心，為善的勇氣；見人困厄，要表現人類的同情，自己遇到了患難，要有堅忍的毅力。

做正人——見人遭受橫暴，要表示義憤，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要忍耐。做事營業，要一秉至公。要尊重他人的權利，不可

侵犯，自己的權利，却要存心寬大，不要斤斤較量。判斷是非，要光明正大；見有異端邪說，妖言惑眾，要深惡痛絕。

做正人——待人要謙和，不惹人憎厭；給人家得罪，要毫不猶豫地加以寬恕。對於弱小要有憐憫心；自衛要剛強；思想行為，要純正清潔。

做正人——要尊敬他人；不論這人是多麼窮苦，多麼蠢笨，穿的衣衫多麼破爛，也不該輕藐他。對自己，也要有自尊心。

你不妨做出一番大事業——做生意，發大財，做官做到部長主席，讀書考得博士頭銜。可是你所得到的最大的功業，是做成一個真正的人。假使你母校裏兩三千老同學中，惟有你一個做了正人，你的老師就不至枉費一生心血了。究竟你做不做，只有你自己能夠決定。

假使你有志向做正人，你的先生可以指教你，怎樣去做，用

種種方法來導引你。可是做不做，還在你自己：除了你，誰都不中用。這件事，你得立定志向趕快做，越快越好。這個問題——做不做——今天就可以決定。你果真要做正人嗎？現在你就得起頭。

我不算甚麼人

你們中，有許多以為自己年紀小，每每說：『我不算甚麼人』。哎喲！我的好孩子，這句話，你就說差了，這簡直是胡說。你稍為想一想，再看看究竟有沒有你這個人。

我不管你怎麼窮怎麼苦，怎樣沒得吃，沒得穿，怎樣被人遺棄了，給人瞧不起。我不管你家裏的境況是怎樣，父母伯叔、兄弟姊妹，幹些甚麼事，憑甚麼過活。我什麼都不管。世界上只要有你這個人就夠啦。

我不問：『你是甚麼樣人』，只問：『有沒有你這個人？』『你究竟存在不存在？』要是你說『沒有』，『不存在』，那麼，無窮尊

貴，無窮上智的全能天主，就要以為少了你一個人——只少你一個人——宇宙就不完全啦。

然而你，你却以為你算不得什麼，你這種想法，真可謂「荒謬絕倫」。

全地球東到西，南到北，不論天涯地角，都在天主掌握裏，連你也在內，不管你是貧，還是富，是強壯的，還是有病的，是運動家，還是殘廢者。

地球上，有海洋，有大陸，有山川，草木，飛禽，走獸，有萬國萬民，和數千年的歷史，記載着歷來的天災人禍，時勢變遷。如今你在這地球上生存。將來有一天，這一切要化為灰塵，這灰塵也要化為烏有，那時候，你還是你，直到永遠無止境的年代，你還是存在下去，沒有甚麼東西可以動得你，永遠沒有！

幾時你看見一個赤膊赤腳的流浪兒，站在糖果店櫥窗前，看

玻璃窗裏的好東西，可憐哪！這孩子又餓又凍，又沒人收養。然而你不要弄錯了，不要想他「算不得甚麼人」，而當他「不是人」哪！他比那「亙古常存」的山嶽強。不用說，一千個香港也比不上他。幾千年地球上的大地震，火山大爆發時所有驚天動地的聲響，都已消沈了，靜寂了，可是他一兩句祈禱的呼聲，上澈於天主，可以繼續到永遠的時代。

他比全部的歷史強。全部地理，連那大西洋，太平洋，揚子江，崑崙山等，一齊在內，都不及他偉大。因為這一切有一天要毀滅，他却永遠不毀滅。

幾時歷史寫到了盡頭，寫完了世界末世的帝國，君王 戰爭的事蹟，就沒有了。那時，他却還存在着。幾時地理和它所記的世界，同時消滅；他却依舊不消滅。幾時日月星辰，全都化成了灰塵，他却依然不起變化。

這一切將來都得滅亡，他却不會滅亡。環境不論時間空間，地位不論貧富，身體不論強弱，不論遇到甚麼災禍患難，不論怎樣出身；他的父親不論做皇帝，還是做小扒手，母親不論是個皇后還是個窮婆子——這一切的環境，地位，身世，家庭，都動不得他的靈魂，這就是說，世界上的一切，都動不得他。

世界上，誰都動不得他的靈魂，只有他自己才能夠在偉大的靈魂上留下污點。這個，對於你也正是一樣。

在你四周的一切有時間性的東西，都在變動消逝，死滅。你是屬於永遠的一方面的——不犯罪，就不會變動：就是消逝，也只是進入於永恆的境界。你的靈魂不死不滅，所以你是不會死滅的。

這是極明白，極確切的事實，即使你在這世界上，爬到了最高峯，只圖眼前福，不顧身後災殃，大吹大擂，說這話不對，也

不相干。這依舊是明白確切的鐵一般的事實。

所以不要以為你自己不算甚麼人。世界上最沒出息的大傻子，却可能有形容不來的大光榮，好福氣在後頭。

真聰明真價值

你快要畢業出校了。我想你一定很高興，以為從此可以逍遙快樂了。且慢，聽我講來。

你出了學堂，就知道你現在讀的書，學的算術，文法，練習的書法，作文等，實在是多麼重要啦。你的學業可以決定你將來做那一種職業，過那一樣的生活，你的工作是忙是閒？是辛苦，還是舒適？掙的錢多不多？有沒有住洋樓，坐汽車的希望？

也許你寫得一手好文章，不多幾年，就能買汽車；文理不通，字跡惡劣，只好拉拉人力車，算學好，做得總經理；不會算，只得做出店，至多做小夥計。其他一切都一樣。

現在你讀書作課，不是光念念，把光陰消磨過，亂塗塗，塞字紙籠；或者到學校上課，敷衍先生，應付考試，免遭視學員責罵。你讀書不為別人，只為自己，為自己有益。這層，也許現在你還不懂得，可是到後來，你一定會明白。現在，你得想一想，想想：這件事，對於你究竟有沒有大關係？讀書求學，究竟重要不重要？你現在不留心，到後來就來不及了。

現在，有一件事，你只能憑經驗學得；眼前，你不妨就學起，但不經過實驗，是不能明白的。這便是所謂「價值」的意識，照通常說，就是能夠識別事物的高低，估量得出事物的輕重大小。你到過牲口市場嗎？看見過那些買客嗎？你看他們估量的本領多大。他們只要一眨眼，就說得出這牲口重幾担幾斤，宰了以後，可以淨得幾斤肉，他們估計的數目，和實際的數目，相差總很近，至多只有幾斤上落。這便是一種估價的好本領，便是一種智識

——屠夫的智識。

再看那馬販子相馬的本領是怎麼樣。他去買馬，一眨眼就說得出這匹馬好壞在那裏，可以給你說出五六種優點，二三十樣壞處，要是把馬賣給人家，就把這匹馬的壞處匿過不提，却說得出一二十樣好處。

棉花，茶葉，或是烟草業的莊客，到產地去辦貨的時候，也是這樣。他到田野裏去看貨，即使棉，茶，烟葉還沒有長成，或者半長成，也能憑自己的眼光，估計長成後的價值；依着天時的寒暖，雨水的多寡，市價的漲落，以及其他種種情形，估定三個月後的價值，然後和農夫講定了價格，把這物業定購下來。

各機關長官，公司總經理，以至店主，廠主，工頭等，都得有估量價值的本領，必須一眨眼就能知道誰的工資給得值得，誰給得不值得。他們必須有量才錄用，按能耐給工資的本領。

我們不論做着那一行職業，都該有一種價值的判斷力。你們必須發展這種判斷力，對於一切事物，必須估量一下，看它有多少價值，有沒有價值。不管你是做着國務總理，或是做着補鍋子搭碗的，這種本領總是少不得。不論你將來要做怎樣的人物，假使要你免得後悔，免去許多麻煩，必須有當場估定價值的本領。

幾時你遇到了大吹大擂的人，聽他滿口「我說」「我想」「我甚麼」的喊着，你必須把他的高談闊論估量一下；把他和那靜悄悄「多做事，少說話」的人較量一下，要一下就能較量出來，看他們究竟誰有價值。這種本領你非學得不可。

對於報章雜誌，也是一樣——尤其是那星期日和星期杪的報紙——你必須估量得出那自命高深，信口雌黃的思想家，所寫的長篇大論，是不是值得一讀。比方最近某週刊上有一位作家，經過一番深思之後，便寫了一篇洋洋數千言的大文章：『地獄在那裏？』

「他因與圖上找不到地獄，公路網地圖上也沒有通到地獄的路，便依着這兩層論據，歸納到沒有地獄的結論。」

週刊上所有這些最了不得的理論家，大概是這樣。近來他們玩着幾個大問題，作為他們自己想出來的。實在，這些都是幾百年前公教聖師們提出討論，研究解答的老問題，你們一查就可以查得出。

還有那些在街頭巷尾，鼓吹宣傳的「馬路政客」，也是「大同小異」。你得把他們估量一下，聽聽他們的話是不是和衙堂口的「小熱昏」一般有價值。

自古以來，全世界有智識的人都相信着天主的至公至義，因此相信有地獄。現在，來了幾個不三不四的「馬路政客」，拿了張凳子，隨地胡說亂道，想到那裏，說到那裏，於是一切就都變了樣啦！這種露天哲學家，你得打量一下，把所有攻擊聖教會的邪

說謬論秤一秤，估一估，看看它們有沒有甚麼價值。

比方，慣常有人說：『天主教太拘執啦』。這些人相信各人應該有各自的見解，各走升天堂的道路，可以隨意走；人人可以由想出自己的信仰。他們不相信該受教宗約束，要信這樣，信那樣。他們的主張便是所謂「思想自由」。

你且把這些話估量一下，看對不對。試想：「二加二」，是甚麼？是不是可以隨便想：「二加二」等於「五」或是「三個半」？不拘那樣的真理，試試你的「自由思想」，看行不行？你的思想就像籠子裏的鳥兒一樣，自由不得啦！你的思想給你的理性束縛着，釘住啦。如果你不是瘋子，你就不能顛顛倒倒，無知無識地亂想，妄想着。

公教教友也和任何人一般，不能把無意識，不合理的謬妄思想當真。自由的思想無非是供人隨意拋棄的垃圾。我們有常識，

不論是你，是我，或是任何人，思想上都受着常識的束縛。教人自由思想的人，自己先沒思想，不知道思想是甚麼一回事。吾主耶穌的教訓，你不能照你自己的思想，隨意解釋。照你的想法來解釋吾主的經訓，不是對，便是錯；不是真，便是假。真理只有一個，不能有兩樣，不能有折衷；半真半假，就不是真。

一般自由思想家說：『你儘可隨意做去』，那自命「寬容」的一派，說：『我對，你不對，但我們都是一樣的』。這都是無意識的廢話，你聽了這些話，務必仔細估量一下。

「自由思想」的人，也許是一種忠厚謹愿的人，但他的「自由思想」却完全是胡鬧。你得把他估量一下。要知道一件事情，本來真的，不能因為你想是假，便變為假；本來假的，也不能因為你想是真，便變成真。一種方法本來對的，不能因為你想是不對，便變得不對；本來不對的，也不能因為你想是對，便變成對。

強盜劫奪了人家的財物，儘管他說得天花亂墜，舉出幾十種理由，說他不是搶，總不能教人相信他不是強盜，相信這東西是那被害的事主奉送給他的。

所以我們要有智慧，對於一切事理，要有辨明是非真假，估量價值，權衡利害的智慧。不論在市場上，買東西，到山裏，到田野裏，採辦茶葉，木料，棉花，烟草，到海洋裏去航行等，都得有智慧。便是讀書看報，和人來往交接，也非有智慧不行。我們該求天主賜給我們明見事理的智慧，賜給我們真智慧、真聰明。我們該祈求天主聖神說『求天神賞賜我們真智慧，真聰明，使我們能明辨事理；幫助我們審度是非，權衡輕重，要像那馬販子烟草商等一樣，一下就得真真切切；使我們一眨眼，就看得出實在的價值，真正的價值，精神上的價值。求天主聖神光照我們，使我們用明慧的眼光，照見一切事理的真正價值——永遠的價值』

；使我們看明白，最合算的交易在那一邊：不是只顧眼前，不在乎暫時的利益，暫時的福樂，却在那永久不變的福利。

諒必你們自己也知道許多看來似乎是很不幸的事情了：疾病，窮困，聾聵，癱瘓，手足殘廢，等等，以及一切不幸的災難。許多人似乎無緣無故，遭受着這些災難，困苦，教人看了似乎天主不是仁慈的，不是全善的。

天主這樣安排着，究竟有甚理由，我們的智慧是不容易懂得的。不過我們不能憑我們人的眼光，去觀察這些事理。我們惟有力求照天主的看法去看。這就是說，要憑「真價值的真意識」，憑「真聰明」，「真智慧」看。我們看這些事情，不該從人生短促的光陰一方面着眼，却該從永遠一方面着眼。這樣，才教我們懂得人生世上，這些外表的災難憂苦，有時候正所以顯示天主的仁慈。所以你們必須求得價值的真意識，求得真正的明智，有洞見

事理，審度利害，權衡輕重的「真知灼見」，好教你們遇到了種種逆境艱難，能安心忍受。

你們且試一下，憑這種真意識，真智慧，來觀察事理。偶然失意，不必快快，甚至悶悶不樂。不必因此縮到幽暗的角落裏，却該趨向光明的境界，懷着更欣慰的心情，放出更愉快的容顏，更晶亮的眸子。

把你的朋友們估量一下，看你和他們相交是否值得，有沒有危險。你該一隻眼望着天主，估一估他們的價值。

把你的榮譽秤一秤；斷定你現在要給自己掙得的，是那一種的榮譽。你這樣做法，人家對你要怎樣想——有關係連沒有關係的人，一齊在內。

你入社會服務，或是開始做事以前，估一估甚麼是值得，甚麼是不值得，常常放開一隻眼向着天主。

你正要盡你全部心力，想發財致富，求取功名嗎？要專心一志去幹一番嗎？你得把這一切事情的利害估計一下，和馬販子相馬一般，看看那一件值得，那一件不值得。想一想這件事做過了以後，大概你要變成怎樣的人。馬販子買馬講價，要是知道明天要吃虧兩倍，今天就決不肯講定價錢，做交易。他一定要估計到萬無一失，才肯講定出多少錢，買下那匹馬。他原是有意識的！相馬的意識！有一種常識。

普通常識教我們通盤籌劃，你怎樣立身處世，怎樣做人行事，怎樣對付你的朋友，怎樣處理你的工作，還有，怎樣救你的靈魂：這些都得一一顧慮到，全盤打算到。可是有些人買魚買肉很精明，總要大費心思，斤斤較量，救靈大事，却隨隨便便，全不放在心上。這真是咄咄怪事！

你要是不幸壞了你的名譽，你便想：假如你是成名了，做了

世界大偉人，不但全中國各省縣都給你立銅像，造紀念堂，便是全世界各國大都市，也有你的紀功坊，德政碑；假如報紙上滿載着你的大名，記着你的來蹤去跡，演講，宴會，等事，然而，有一天，也要記載你的死亡。如果你為了求名利，把你的靈魂犧牲了，那真是笨極，傻極啦！你且想想，一個人如果死後下了地獄，即使有人在他遺像前，朝朝供香花，奏哀樂，天天開會追悼，頌揚他一世的功勳，紀念他生前的偉業，他的靈魂在地獄裏，能不能得到一點兒安慰？

本來，名利本身並沒有甚麼不好：你要做官發財，未嘗使不得；結交朋友，吃喝遊逛，也使得；開開頑笑，作作樂，踢球打拳，以至住洋樓，坐汽車，都未嘗使不得。這些事情本身並無不合，假使你覺得喜歡去試試，儘可以盡你的力量去做。可是假使你為了這些事情，教你的靈魂去冒險，那你真是個大傻子，你的

明悟，還不及一個小扒手。你看他去摸入衣袋，偷東西，要是偷得到一塊絲手帕，就不肯去偷一塊紗手帕；扒得到金錶，決不扒銅錶。

我的話，你且不要當是真——我不要你相信我的話，只要你想一想，為你自己的利害，打算一下。你不論做甚麼事，必須通盤籌劃，面面顧到，常常把永遠兩字放在眼前。你有做官發財的機會，務必看清利在那裏？害在那裏？切勿含糊將就；還該預先想到，事情成功了以後，你靈魂上的境況是怎樣？享過了一世福，你的靈魂要到那裏去？

總訣是這樣：我們的富貴功名，應酬交際，以至我們的談笑閒游，一舉一動，對於我們的永福，能有甚麼益處，我們得仔細忖一忖。如果這些在永遠一方面沒有關係，那當然不相干——一點都不相干——當然絲毫不足輕重，值不得我們操心關切。

我們所做，或者能做的最大事業——富貴功名——如果和我們的永遠不相干，那實在算不得一回事，那真是虛空烏有。可是我們說的一句話，想的一個意念，或是做的一舉一動，如果要影響到我們的永遠幸福，那就非常重要，就值得我們操心關切。我們的言談舉動，惟有那和永遠禍福有關係的，才算得是重要，除此以外，一概不足輕重。

所以我們辦事業，要注意辦得是否誠實，成功失敗不足憂。為人服務，要注意是否盡力竭力，酬報的厚薄，不足計較；結交朋友，要注意是否有益，不要管他有財有勢，能不能幫助我們謀生獵食；和人談笑，要注意是否端正清潔，不在乎聰明伶俐，會說會話。我們每天的思想行為，要問：是否聽從良心指導，是否能教天主喜歡？

我們一生行事，待人接物，做到現有地位，要自問：『這些

和自己靈魂有甚麼關係？』惟有這件事，是人生重要問題。不論你成功怎樣偉大的人物，如果你一生的事業和你的靈魂不相干，這就一點不稀罕。即使你是個無名窮小子，過了一輩子起碼生活，要是你做的二小事情和你靈魂有關係，那就非常重要咧！

靈魂週圍的氣氛

一天，我到學堂裏，路上看見花園裏有一朵花，瘦小憔悴，很可憐。這是一朵紫羅蘭。我也曾在田野裏看見過這樣的花。我把這兩朵花比較一下，就覺得相差很遠咧！

這朵生長在都市裏的紫羅蘭，既瘦小，又憔悴，顯見得沒有長發足。我想它好像有病，沒光彩，是弱不禁風的模樣，經不得風吹雨打，天氣一冷，就枯萎凋謝。

我在田野裏看見過的那些紫羅蘭——你們也必看見過——長得都比這朵大一倍，顏色鮮明豔麗，光彩很足，看來很挺秀，很壯健，不但近乎十全十美，還經得風霜，不致失掉原有的美麗。

一樣的紫羅蘭，怎會彼此大不相同呢？當然，這是週圍氣氛不同的關係。

這朵生長在都市裏的花，四週被高樓大廈包圍着，氣氛就不對啦。空氣中充滿着塵烟，和各種毒害花草的化學質料。它美觀的本色，就因此失却了。可是那生長在田野的花，四週空曠，空氣新鮮清潔。有純淨無毒的露水落下來，喂養他，所以他能發育滋長，顯出全能天主賦與它美觀的本色。

我們的靈魂也是這樣。可是我們能自己揀選，自己造就一種環境——一種氣氛——放在我們靈魂的周圍。這種氛圍的好壞，要看我們讀的書報，交的朋友，和我們相處的家庭社會，以及我們所有的思言行為是怎樣，才能決定。

假使我們讀的書報雜誌，只是些愚蠢無知的廢話，或是更不堪的淫詞邪說，我們就把這靈魂週圍的氣氛弄壞了。假使我們和

言語粗鄙，心術不正的人做朋友，我們就把這靈魂週圍的氣氛毒化了；假使我們喜歡不端不潔的思想，那就把它毒化得更深了。假使我們不肯祈禱，不領聖事，就讓我們靈魂的氛圍日見乾燥，使靈魂得不到甘露——天主的聖寵——的滋養，枯槁憔悴而死。

那麼，我們的靈魂，就不能照天主創造我們的本意發育滋長，不能發揮它的本能，達到那純潔美妙的境界，而像害了病的肉身一樣，身軀消瘦，容顏憔悴，一陣涼風——誘感的微風——吹過，就把它打倒啦。

所以我們要把自己靈魂放在新鮮清潔的空氣裏，就該留心摒棄一切不良讀物，對於那有害身心的淫書邪說，尤其是要深惡痛絕，要注意正心誠意的功夫，要有純正清潔的思想，不生絲毫邪念，惡念，妄念。交朋友更該小心謹慎：幾時你的朋友要引誘你去幹壞事情，或者到不好的地方去，你得板起面孔，嚴詞拒絕，

不管他生氣不生氣。你該知道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爲了交友不謹慎，而墮落到不能自拔的地步。你犯不着爲怕失掉一個好朋友，教你的靈魂去冒險，而失掉了你的靈魂。

你該給自己的靈魂，造下一種好氛圍。你不妨唱唱歌，踏踏琴，不妨練練字，畫畫圖，不妨到花園裏賞賞花，到田野裏看看風景，也不妨踢踢球，溜溜冰，練習各式運動：你可以借這些事來陶冶你的性情，澄清你的思慮。那麼，你的靈魂，就要在這新鮮清潔的空氣中滋長繁榮，在天主的花園裏開出美麗的花朵。

你該給你靈魂造下一種適當的氛圍，好教你的靈魂在這裏頭生活，但這不必是冰涼，枯燥的氣氛——你不必一天到晚，祈禱默想，照聖人們的行實過活。只要對靈魂沒有毒，你不妨說說笑笑，便是偶然開開頑笑，散散心，也不打緊。你不妨吹吹口琴，下下棋，不妨看看有趣味的書報——只要沒有淫詞邪說的煤烟污垢——

也不妨結識幾個好朋友——只要不是糊塗得像迷霧一樣。

你該給你的靈魂造下一種晴明清朗，充滿着太陽光熱的氛圍——這個，你是做得到的——使你的靈魂在這氛圍中按照天主的本意，滋長繁榮，等天主來收取。

青年時代

古經上說：『你年輕的日子，便該記得你的大造，』（傳教篇、一二、一）你們該知道：聖經教訓我們記得創造我們的天主，為甚注重在小時候呢？這是因為我們如果小時候就記得天主，大了以後，大概總不會忘記天主，要一輩子記着天主了。反之，如果小時候就忘記了天主，大了以後，勢必一輩子記不得啦。所以聖經上又說：『你小時候不曾收拾得東西，老來又怎會找得到呢？』（訓道篇、二五、五。）

青年時代，真是人生最重要的時代。一個人大了以後，一輩子的生活，都要靠青年時代的生活做根基。中年時代和老年時代

的愛憎、性情、習慣、能力、和價值，照例都是從最初的青年時代得來。因此，一個人假使想後來要做出一番大事業，或者要做成甚等樣人，就得注意怎樣過他的青年時代，為他的未來生活作準備。這是極重要，而又必要的事情。古經上說：『年輕人照他的方法做，便是到了老，也改不來。』（箴言、二二、六）

青年時代是人一世生活的青春。天下事，有因必有果。俗語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你播的是甚麼種，收的是甚麼成。聖經上也說，你播下的種子多，收的果實也就多，播下的種子少，收成也就少。收成不多，或是穀粒細小，質地粗劣，大概總是因為春天播下的種子不良的緣故。你年輕的時候，如果不曾學得，老來想慕，也是徒然。幾千年來歷代人民的經驗，益發見得聖經的寶訓，的確是金科玉律：『你小時候不曾收拾得的東西，老來又怎會找得到呢？』

一個男子，或是一個婦女，到壯年時代，做下了一番大事業，在社會上有了地位，成了名，便有人祝賀他，稱頌他。實在他的地位是他自己掙得的，受人祝頌也是理所當然。可是這不是偶然的，他在一二十年前的青年時代，便已播下了種子，立下了根基啦，那時候他下的一番苦工，在人家是看不見的，到如今，才見功效。比方，夜裏電光照耀，五色霓虹燈輝煌奪目，教闔城人驚奇讚歎，可是那發電的電力廠，蓄電池，却遠在幾里以外。一個人的成功也是一樣，大家只見他表現的豐功偉業，却不知他功業的基礎，遠在幾十年前便已立下了。

青年們大抵都有大志，懷着堅強的志願，要做一番大事業，不致虛度一生。凡是有志的青年，每每要想做到真正偉大的境界，要在天主前，和人前，一生一世，度着實際有價值的生活。要達到這種境界，惟一的方法，便在謹遵撒落滿的箴訓：『你年輕

的日子便該記得你的大造。你該敬畏天主，遵守他的誠命，因為這是為一衆人的。」

有一位熱心的富貴人家的太太，在她的客廳裏，掛着一幅油畫，上面繪着兩個歷史上有名的青年。一個是亞歷山大，畫他兩手擎着地球；還有一個是聖類思公撒格，畫他腳踏着世界。這一個，征服了世界之後却反被世俗征服了。那一個，只把他當作升天堂的踏腳石；這樣的征服世界，才是值得的。

過去時代，有許多聖人聖女們，如聖類思公撒格，聖安多尼，聖女依搦斯，聖女德肋撒，等等；現代也有許多男男女女女公教青年；他們都有一般的見解，都說：『我的青春不再來，我得盡量利用我的青年時代。青春只此一遭，既然天主把這青春給了我，我也要把他獻給天主。天主要我做第一愛情的對象，第一夢想的題材，和我最後願望的止境。我要把我惟一的青春奉獻給他。』

「因為，主啊！你正是我從小就盼望着的啊。」（聖詠、七〇、五。）

人生每一時期，都有這時期的誘惑和危險。但我們在青年時代，更是最容易墮入陷阱的時候。這正是我們培養，訓練，定終身，最重要的時代；是我們性情，習慣，滋長發育的青春。我們在這時代中，陶鑄我們的性情，養成我們的品格，要比其他任何時代容易；養成了以後，要就此一成不變，青年們經過了這個時期，就定了終身，永遠改變不來了。

要做天主的執事

我們每見男女學生們出了學堂，踏進現代社會，便要想到一個大問題：『他們對人生的看法是怎樣』。他們受過了宗教教育和普通教育之後，會有怎樣的信念？他們是不是把自己當作天主的執事看待，認人生的目的，在為愛天主，愛人，做事，要是天主上智把這件事安排到他身上，他會不會當作一件正經事做？天主賞賜他們好明悟，好才學，他們是不是看作該為天主用？該一生利用自己的才學為天主做事？他們是否已經立定志向，要把奉事天主，承行主旨，作為他們一生主要目的，超出其他一切目的之上？

所幸如今全世界各方面許多熱心人，懷着堅強熱烈的志願，正向着公教青年們大聲疾呼，喚醒他們，激勵他們的志氣，灼熱他們冷淡的心。我們正該盡心竭力，用種種方法，來參加這項運動，鼓勵青年們趨向正路，以不忘「奉事天主，救己靈魂」，為第一要義。這在我們是「責無旁貸」的。我們該虔誠祝禱，使我們管理的各級學校，能恪盡造就人才的天職，使凡受過教育的男女青年，個個都成意志堅強的公教信友，都有宗徒的真精神，能為我們公教教會爭榮譽，將來在本國本鄉宣揚聖道，使異教人出暗入明，棄邪歸正，成為傳佈福音的有力份子。

吾主在十字架上臨終的時候說：『我渴。』願你眼望着苦像的時候，聽得到這清晰而慘痛的呼聲，問一問你自己：『他如今動彈不得了，我能夠為他略效微勞嗎？』

彌撒聖祭

假想你現在急急要向天主求得一樣大恩典。假想天主命聖彌額爾總領天神去召集世間人物和天朝神聖，齊到一座極大的大聖堂裏：（一）在世界的數百萬主教，司鐸，修士，修女，和全體信衆，（二）一衆煉獄靈魂，（三）天堂上一衆聖人聖女，（四）無數天神；假想這些神聖世人，由聖母瑪利亞率領，恭恭敬敬，齊向天主朝拜，一齊發出生平最大熱情，讚美天主，求天主賞賜你這個大恩典。你且仔細想一想，這樣，天主的光榮是大得了不得啦。這樣求天主，有多麼神奇的效力啊！然而僅僅一台彌撒的效力，却要比這一切大得不知多少咧。這話怎講？因為在彌撒中替你祈

求的，不只是天朝神聖，却是天主第二位耶穌基督多親自在祈求，而且他不但為你祈禱，更把自己的功勞奉獻給天主聖父，天主的光榮，因此要無限量地大得多；彌撒聖祭的效力，也就因此要比全體神人聯合祈禱，聯合祭獻——即使直到無窮盡的時候——無限量地大得多。所以我們應當重視彌撒聖祭，相信他的價值大於一切。幾時我們有參與彌撒聖祭的機會，千萬不要錯過了；與祭的時候，務必十分用心注意：最要緊的是，要把我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多的祈禱聯合起來。這樣，我們祈禱的效力就大得多啦。

為甚我們應當參與彌撒聖祭？這是因為我們要恭敬天主，救己靈魂，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好方法了。你得知道我們所以該參與聖祭的緣故是因為：（一）這是朝拜天主最高的典禮。（二）感謝天主一切的恩佑，（三）求天主賜給你所需的恩寵。（四）減短你的煉獄刑期，求天主賜煉獄靈魂早得升天。（五）求天主保佑你，

避免靈魂肉身一切的危險。(六)增加你所有的聖寵，好教你勤修聖德，多立功勞。(七)當你臨終時候，你所參與的聖祭，將是你的靈魂的最大安慰。(八)天主審判你的時候，要看你與祭的功勞有多少，寬免你多少罪。(九)你活着的時候，一次的與祭，要比你死了以後，人家為你多次與祭，有益得多。(十)你要求天主祝福你，平平安安過一天，除了與祭以外，再沒有更有效的方法。所以你該天天參與聖祭；或者，看光景，越多越好，每逢主日，該參與兩次聖祭。

魔鬼的得意話

一天，我正去參加公教編輯會，在路上遇到了一個惡魔。他看來好像是個百萬家產的大富翁。他輕藐的樣兒，望着我，對我說：『你辦的是印刷業嗎？唉！你們可憐的天主教徒哪！看看我的拳頭吧。我把天主教友們的兩眼遮沒了，遮得教他們五十年看不見。我是幹甚麼的，諒你總知道吧。』當下，他指着一個行人說：『你看這位先生，他的眼也給我蒙住了，他是公教徒！你聽見嗎？他是公教徒——可是他買我的報紙看。每天早晨，我把幾篇輕藐天主，痛恨天主和天主教的文章，灌輸到他腦筋裏。每逢占禮七，他買一本滑稽雜誌帶到家裏；這本書裏邊，滿是些不道

德的笑話和風情話。他也喜歡那些插畫，這也不見得過分清潔吧。他——看過了，便扔到字紙籠裏，合家人就都看得到，便是孩子們和婢女們也看遍了。哈哈，這些瞎子哪！」

我們又看見一個年輕婦女走過。他說：『看啊！看看這熱心人哪！她天天到堂與彌撒，却也是我的好主顧。他在這家書坊裏買東西——不是買你的書報，却買我的出品。我出的謀財害命，和離婚戀愛的小說書，原是那麽有趣味，那麽使人驚心動魄啦！化兩分錢買份報，這一點兒算甚麼？不過，這婦人化兩分，她的同志還有幾百萬，這就夠我買印刷機，僱工人排印，打電報和我派在世界各處的編輯員聯絡，開起大報館，大書坊來啦。我得謝謝你們這位好教友，給我幫了忙。你看見嗎？她的眼也給我矇住啦。』

我們走過一家書報總公司，牆壁上滿貼着各報的廣告。魔鬼

的眼睛裏就發光，得意洋洋地對我說：『你且數一數，你們天主教報紙究竟有多少？數啊！數啊！』我一聲不響，悄悄兒數着，一，二，三——全了，在這大都市中這個數目，已數全了，只數得出三種。我難極了，難受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他就拉我走進去說：『現在數數我的報紙，看有多少種』。我抬頭瞥見公司發行所一間很廣大的屋子裏，到處滿堆着各種大日報，一望而知這些報紙銷行極盛，每一種的定戶不知有多少萬。他指着一種，對我說：『你但看這些評論，便知這是我的。這一種，我教他們記載一切刑事案件，要形容盡致，你看他描寫得多麼詳細？正合我的心意。這一種，也是我的；他的言情小說做得真不差。你看這是我的畫報，這些照片夠教你臉紅，難為情，却多夠教青年們喜歡。這幾種，登的廣告，你們那些假正經的報館是不肯登的。這幾種雜誌裏滿載着電影故事，教那些道學先生家裏只許看教育影片的兒

女們，也可以看看我的好戲文。這裏還有：那真是我最心愛的刊物咧！你看他打倒宗教的說法多麼乖巧啊！譏嘲我的最大仇敵天主教，煽惑青年反基多，多麼賣力，多麼有勁啊！鼓吹邪說謬理，主張無神，提倡非孝，讚美共產主義，勸誘殺人放火，真肯聽我指揮，照我的計劃忠實奉行啦！他給我騙得整千整萬的靈魂服從我做我的奴隸！哈哈！」我耐着心痛，把這些報章雜誌數一數，數了好一會，共數得四十三種。他更得意啦！大搖大擺，放出傲慢的態度，對我說：『你看見了嗎？而且貴教教友中很有許多人買我的書報看，還替我傳揚。這還不算；我得謝謝他們，有些人還讓他們的孩子替我沿街叫賣。我還把那最不堪的東西，用大號字印在封面上，來毒害你們的孩子，教他們不久就會學樣。你看，我的障眼法，教你們的教友做瞎子，看我的手段多麼高妙啊！』

我們走出那家公司，一會兒，又遇到了一位司鐸。魔鬼說：

『你看這傢伙和我作對，上主日他打我。他的道理，果然講得很不差，可是你想他打勝我嗎？嘿！聽道理的人有一百五十七——一星期只一回。哈哈！你看哪！那裏一羣人，正作完工回家去——正從商店，事務所，各機關散出來——你看他們擠得密密層層，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在那裏爭先買報紙。』

『你看見嗎？這便是我的講道壇。司鐸們登壇講道理，誰有這麼多，這麼熱切的聽眾？』這當兒，魔鬼神氣活現，真得意啦！接着，他湊到我耳朵邊，輕聲對我說：『從前，有一時，我對公教教友們有些害怕。那時候他們的財產被充公，從教堂裏學校裏被人驅逐出去。我想他們要重新集合，立起一座和我的一樣有力量，力量的講壇，要求歸還他們的權利。便在這時候我有些怕他們。我於是趕快遮住他們的眼——他們就甚麼都做不成了。這出版業和他的力量，還是在我手裏。』

末了，魔鬼說：『一件事真教我懂不來——天主教人對自己的出版事業，何以這樣不經心！他們不識得書報的力量，不知道書報有多大影響。你看我多麼喜歡我的出版事業咧。我憑着我的書報，一天中掙得的靈魂，比一個最好的司鐸，一年中所能掙得的還要多。我不惜犧牲一切，來支持我的書坊報館，僱用頭等人才，第一流作家，來擴充篇幅，增添材料，使人注意。不拘甚麼地方，我的書報都要送遞到：都市，城鎮，鄉村，車站，不必說，便是火車上，輪船上，也有人分派經銷。這樣的計劃，天主教人能有幾個想得到？有錢人能有幾個出資辦報？能有幾個在遺囑上提到公教出版業？有幾個肯化錢買幾部好書本，放在輪船上，醫院裏，監獄裏，會客室，候車室，供人消閒解悶呢？』

可愛的公教青年們，魔鬼的得意話你們聽見了，他的計劃，他的法術，你們也知道啦。你們務必睜開眼，千萬留神，別再讓魔手掩蔽了，別再讓他得意才好！

真 理 學 會 出 版

傅蘭薩蒂小傳 王昌社譯

定價 港幣 一角

伯多祿·喬琪·傅蘭薩蒂是現代青年的模範人物。他是一個大學生，運動健將，同時，又是一個公進會的會員。他有強健的體魄，軒昂的志氣，秀美的儀容，但最使人欣羨的，却是他的美麗的靈魂。讀完這本小傳後，你會明白，在生活萬分複雜的現代，要過完滿的宗教化生活也是不難的。

威廉兌爾傳

定價 港幣 五分

威廉兌爾神父是歐戰時的英雄，他曾在軍中服務，為傷兵舉行聖事。一生致力傳教工作，其刻苦精神，可為現代人模範。最近已有人請求將威廉兌爾神父列入真福品。

北 平
輔 仁 大 學 圖 書 館
THE UNIVERSITY LIBRARY
CATHOLIC UNIVERSITY
PEIPING

給 兒 童 們

每冊實價港幣一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 者 美國 S. J. Stanilans O. M. I. 司譯

譯 述 者 王 昌 社

出 版 者 真 理 學 會

香港堅道十六號

印 刷 者 國 際 商 業 印 刷 公 司

地址 香港七姊妹馬寶道

電話 二零零八九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初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16)

